

〔台湾〕

方杞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鲍 娟

封面设计:梁 珊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1997—18 号

方杞散文

方 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金华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字数 227000 印数 11001—26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39—0911— 9/I · 840 定价:12.00 元

胸无烟尘是云松 (代序)

我主编《联合报副刊》二十余年，有幸鉴赏当代文学的风云变幻，许多散文作家在文坛呼啸驰骋、热闹显赫，乡野田园也时见风雅与文华。

方杞的散文作品不算多，然而每每化情义为文字，寄沉痛于悠闲，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颇有独标高格的气势。一九七一年我主编《幼狮文艺》时，初初注意到他的散文，就是因为这股悠然独往的气势，在满世浮华歌舞声中并不多见。可惜他不轻易下笔，我屡屡写信鼓舞，一直到一九八二年他以《赤子》获得《联合报》散文首奖后，才渐渐佳作时出，渐少烟尘。他常说：在他写作的道路上，我和“联副”是催生、培壅的温床。本书收录之文章几乎都是在“联副”发表，或可志念这一段因缘。

年轻的时候爱诗如命，天天吟哦诵写，一日诗人，一世诗人，合是成了个诗痴，许多人生世相都在诗境里辗转化作尘泥，对于人间情义感受殊深。光中说我的诗有甜味，叶珊说我的诗是从血液里流荡出来的乐章，袁则难说“在写作的历程上，痠弦一样有他的苦况和埋葬”，好友知我厚我，使我在人间垃圾堆里仍然对生命有不灭的向往，有无上光华的仰

望。那些铃铛草和野荸荠哭泣的深夜里，读到杜甫“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我会悠然微笑，低吟他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那些“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的清晨，我为王国维“欢场只自增萧瑟，人海何由慰寂寥”而扼腕、击节时，也曾有他“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的情怀。叶珊曾说我的诗里，唯一一首暴戾的是《深渊》；然而在《深渊》之后，在忘川水滔滔流逝的岁月里，我仍活着，对人间仍然有不灭的信望。

在生命的情天义地中，我曾领略无限风光，可惜，随着时代的更迭、社会剧变，人间情义的美景似乎已渐渐湮逝流散，中国现代散文越来越缺乏温柔敦厚的情怀，一落为烟尘飞扬，实在令人叹息。方杞的散文清越淳雅，写人间情义独多，有意弥补这个缺憾，我祝福他不随俗浮沉的愿心，也盼望中国现代散文中，能多有几株不媚俗的云松。

瘳 翊

目 录

人生情

3	经	师
9	教	授
20	坤	伶
31	可	人
39	赤	子
54	逍 遥	道 人
65	斯 人	斯 疾
68	如 此	韶 华
72	失 落 的	音 色
77	忽 忽 年 华	空 冷 暖
81	焚 溺 的	容 止
85	谁 惜 笙 歌	清 冷

- 90 母亲的切菜声
93 凄凉毕竟因谁
99 杜鹃休向耳边啼
103 心花一束
106 自度曲
109 梦回的时候
112 涛涛去来
116 闲情

119 雪泥集
132 风水
135 清冷的月光
139 过往之间
141 水迢迢
144 菱花
152 灯火阑珊处
157 花非花·雾非雾

161 贩
164 春归何处
168 一弹指
170 人不痴情枉少年
174 书到用时方恨少
180 旧欢如在梦魂中
184 山也寂寞·水也寂寞
189 岁月

人生难

193	男	难
196	女	难
199	父	难
202	母	难
204	儿	难
206	童	难
208	幼	难
210	祖	难
212	师	难
215	士	难
217	文	难
221	医	难
224	宗	难
227	佛	难
230	魔	难
233	圣	难
237	生	难
239	老	难
243	病	难
246	死	难
249	聚	难
252	散	难
255	离	难
258	婚	难

262	嫁	难
266	睡	难
269	喜	难
273	怒	难
276	嗔	难
279	乐	难
281	信	难
284	望	难
286	爱	难
288	乡	难
292	舍	难
295	惜	难
297	福	难
299	棋	难
301	剑	难
303	履	难
308	钱	难
310	花	难
314	草	难
318	心	难
321	身	难
325	魂	难
328	梦	难

人生情

台上生老病死如同云烟，台下却分分秒秒都是岁月；我们只要有一点光明，一点温暖，就可以悠悠活下去了！

经 师

“起立！”

“敬礼——”

国文老师如往常一般走进教室，也不带书，也不拎手提箱，只是一脸灿亮的微笑，好像把白澄澄的阳光都带进来了。同学间传说：荆老师永远微笑着，远看，是一弯粼粼碧水，把心里的燥热都沁凉了；近看，又化成一抹温柔的春风，拂得人阴霾尽去，连苍穹都清朗起来。在荆老师的微笑里，郁悒的人得到解脱，怨嗔的人得到安息，不分春朝秋夕，课内校外，荆老师一径那么明净地微笑着，兼以面貌十分清癯，又爱讲演经史，一届届被他教过的学生便“经师”、“经师”地叫开来，本身名字反而失传了。

看大家坐定，荆老师在讲台上微咳一声，开讲了：

“读书，为了解世事，更为明白义理。达摩东来中国，只是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半生口诛笔伐，只是想说明一般人不肯说、不敢说的老实话……”荆老师目光闪耀着，像漂泊的游子翻山越岭遥遥望见了家园，“想想：读了十几年书，

有没有明辨是非的防身本领？够不够光明磊落？”

顿了顿，好像有灰尘飞入，荆老师揉了揉眼睛：“可惜的是：圣哲的高风亮节大都失传了，后世子孙缺少观照的模范，在世俗情欲里徘徊，好比暗夜没有星光，条条山路都走过，就是找不着回家的路。”说到这里，经师转身在黑板上写：

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

我一边抄诗句，一边想起荆老师以前上课的情形，很有些感触。他上课不讲八股，从不照本宣科，常问我们想知道什么，希望他讲什么，然后呼风来风，唤雨得雨，顺着我们的祈求布阵，一堂课飞天遁地地讲授，引领我们遨游古义古风庙堂和闾里。教到进退、应对，荆老师就请王、李两位同学上台，李拜访王，王接待李：叩门、寒暄、脱鞋、上座、奉茶……全套演义下来，每一个小动作都有缺陷，同学们争相指点，荆老师一一教正：哦！拍门是失礼！见面不兴搓手搓脸！坐姿像虾米最不雅！长辈面前叠脚晃荡嫌轻浮！手指钳提茶杯口吓煞人……阵阵哄笑声中，课堂变成人生剧场，粗客、雅士、愚夫，恬愉、恹惶、轩昂……色色式式生相并列，在经师的导引下，我们好似蝶舞百花丛，看尽了人情的华贵与卑微。

那个夏日，校园里热腾腾的，松竹浸在一波波流漾的火气里，熏成旱魃的魔影，几株桃李隐隐有些凋落了，红艳艳的花瓣萎坠下来。荆老师挥汗讲知识分子的韧力，讲读书人该如何抗心高望，如何切己反求……满头脸的热汗蜿蜒不绝流下来，把他前心污成了湿洞。讲啊讲的，经师忽然缄默了，

几个同学呼呼的鼾声显得异常响亮，引起一串嘻嘻窃笑。经师扬着脸，问：“讲求韧力、毅力，空谈不如实践，大家到操场亲身体会，好不好？”一时全班哗然……呃，那个狗不拉屎鸟不生蛋的下午，火热的大太阳底下，荆老师领头做蛙人操，教我们在挺举中感觉手脚颤栗的滋味；又带我们叠罗汉，五十好汉层层拱肩蹲压着，叠成四层人墙，汗泉从上面汨汨流下来，到下层同学手掌边汇成一洼洼汗池，有个同学把脸都撑青了，直说“一辈子不会忘掉这样铁血的感觉”。

经师常如此教我们扫除阴霾。在人生的谷口上，有他在，我们就不会迷昧，总可以找到归巢的路。

可他的课堂并非全是和风丽日，时不时也会雷霆交加，劈开懦夫的枷锁，斩断苦人的囚链。你会听，是法语；不会听，是福音：

“朱子临终，遗言‘艰苦’，又说‘人生，只是直来直去’。大家想想：露水生命，都是梦幻泡影，死前刹那，多少遗憾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王阳明在临安病重，门人周积问遗嘱，他回答‘此心光明，夫复何言’，就瞑目去了。我们呢？哼！这一腔光明做不到，什么成就都不要谈！

“看看圣诞卡满天飞，真使人愤慨！为什么以耶稣生日作历？为什么不以孔子生日作中国的纪元？为什么要以耶稣生日为圣诞？为什么不以孔子生日作中国人的圣诞？武昌起义通电全国，还用‘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呢！现在这个样子，真是西崽！西崽！”

“咳咳……咳咳咳……”讲台上的荆老师呛咳了几声，举袖掩嘴，半截玄青色衣袖磨得泛了白，好些地方沾着墨渍，褶

口处也毛了边，这就是我们敬爱的荆老师——他终年一袭唐装，胸前一排五个纽扣，总是连颈紧扣住，暑天溽夜，绝不松脱。听学长传言：某年谢师会上，荆老师微带醉意指称那五纽是“天·儒·释·道·荆”，可惜几年风蚀雨洗下来，也有一纽没一扣地脱了线，渐渐不成个样儿了。

其实荆老师衣衫虽然古旧，他的人却是崭新的。拿他课堂上讲授的义理和日常生活行为对照，会发现他真的就是那样的人——荆教师住在学校老宿舍里，一间低矮湫隘的瓦房，不足四坪大，又犯湿，可他硬是住得心旷神怡；室内一桌一床一柜一椅，别无长物，唯一的宝贝是床底那口黑漆圆木箱，经年封盖着，问荆老师内藏何物？他说是经书，可又绝不肯开箱借我们看，煞是古怪。一回，他出门未落锁，有学长悄悄掀盖启视，赫然发现一箱收据，按月分类捆扎着：大慈育幼院、春晖孤儿院、信望爱之家、阳光基金会……一叠叠直堆起来怕不有屋顶高，全都是“无名氏”捐的。有人奇怪荆老师教了几十年书，怎么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问他，他全哈哈一笑带过。

荆老师在办公室里，也是一直正襟危坐，神采愉悦，操场的风沙吹来袭去，灰到他鬓发上了，他全不在意，若非凝神看书，就是与学生和气一团，惯常相与忘了下班，忘了晚饭，陪着几个校刊社学生谈到八九点才赋归。只要真有疑难，识与不识的学生都可以晤见他，全校师生都知道荆老师永远是最早在校、最晚离校的人。

每到深夜，学校灯光尽灭后，荆老师宿舍窗口总还亮着一盏清白的明灯。他总在深夜批阅作文，瘦削的背影在窗前一动不动，很像台北蜡像馆里那些圣哲的身姿；有时静夜中

传出朗朗的吟诵声，或是忽忽微微的一声叹息，像有什么人在黑地里赤脚走路，摸索着经过悬崖，高低坎坷地踩着了什么，却又不做声。很多学长毕业了，还挑半夜溜回学校，远远望定荆老师窗口的灯光发呆，直坐到天明才悄然离去。有一年校庆开校友大会，几十个校友从欧美各国飞回来，竟都不约而同提着行囊赶在前半夜进校园，黑地里一溜的人头攒动，一个个遥望经师窗口的灯光默默流泪……

“咳咳咳咳……”荆老师在台上连咳不止，太阳穴旁隐隐暴出几根青筋，显得极是吃力，然而他只用手揉了揉，又硬撑着讲下去：“……多少年来，英士一个一个地倒下，人才一阵一阵地凋零，一旦华学慧命中绝，后世子孙从何安身立命？我真是忧心啊！”说得急了，荆老师又连声呛咳，嘴一张一翕，喉结一上一下的，把脸都挣成海棠般殷红了，最后支撑不住，捂着腹心颓然坐倒，不顾同学们的抚恤，仍然死撑着讲下去：

“多、少年、来，我、最大的痛、苦，是不以讲相声、耍机伶的方式上课，面对一班班天真稚子、青年学生，我觉得我必须跟整个社会的混浊风气对抗！我必须帮助孩子们反污染，反暴戾！我得把中国文化慧命的花果端出来，给你们亲一亲、尝一尝，抱回去自己用，自己养；我得替千秋圣哲的义理胚胎找存活的人家！有时我真是觉得累，觉得寂寞，我真是觉得憾恨、憾恨啊！”

呵！谁能披肝沥胆，为五千年的义理再造真身？我们在人生路口徬徨迷乱时，谁领我们破开阴阳放身驰骋？当我们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的歧途时，喂呀！谁有方法教我们了断生死乾坤一斩？我们的生命谁来引渡？贤哲的圣火谁来传递？

是了！经师挺得亢直的背脊里，有一缕世人不及的神魂

——粉笔灰中，弟子峥嵘，他血过泪过的山河，都不是为自己。当一届届学生鹰扬鸢飞、荣华光照的时候，他在暗影里微笑、鼓掌、寂望，白发苍苍，把一生无可奈何的缺憾还诸天地。他像幽冥里的一炬灞人，引我们辟洪荒、耘尘垢，到清明曦光出现时，老师呵老师，他、他、他，他已然焚尽丹心成孤骸，风去一捧尘了。

讲台上的经师又挣扎着站了起来……

教 授

他好像是在黑暗中醒来，太早了，别人都还在昏睡……

守护着青天意，守候着碧海心，夜夜他孤独而寂寞，深沉得使人心痛。

他是光，是风，是霁月，是天色，是没有薪传的火，是惜花怜雪的心灵，是未埋葬的慧爱……

甲 大音希声

道，不可以声音求，当以不言之教鼓动万物。

门开处，他静静走来，含笑登台，一头皤然白发辉映成温暖的圆光，全体新生肃然迎候：

“起立——”

他蔼蔼然以文学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身份致欢迎词，远远望去，是翩然一只云间鹤。

我进大学的第一天就这样见识了李涤生老师，初时也不